

风土

棒棒茶

日月



随笔

故乡是一根剪不断的线

周彪

在淮北，爬完相山，参观洪庄农业生态园和塔山石榴园后，好友邀我一起去临涣喝茶。我一听好生纳闷，淮北既不是茶乡，又不是南方，有啥茶好喝？好友一见我的神情，哈哈大笑：“我们这儿的茶，可有年头！去了你就知道啦！”于是，我便入乡随俗。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从市区来到濉溪县的临涣镇。镇不大，方圆只有二三公里的样子。一进镇子，我就被沿街琳琅满目的茶馆给惊呆了。粗略数了一下，眼前看到的就有十几家茶馆，还有没看到的呢！“南方有喝茶的习惯，淮北也有这个习惯呀？”“南方啥时时兴喝早茶、喝午茶，我没考证过。但我们这儿喝早茶、喝午茶，历史可长了。最早源于东晋，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了……”“有这么长的历史呀？”“听你这口气，似乎是不信吧！你看满大街上都是青砖小瓦、飞檐，清一色明清建筑风格的茶馆，不就知晓这其中的年代了吗？”“这……”“告诉你吧！有文字记载，这儿喝茶习惯，是从明代开始的，距今至少也有600多年历史。”

步入临涣街头，老街、老巷、老桥、老宅，还有一群群老人围坐在老树下，眯着老花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在那下着棋，打着牌……眼睛溢满着一个个的“老”字。不知不觉走到一座城墙边，城墙斑斑点点，有些地方的砖面已风化成粉皮，有的地方砖块也已脱落，更让我惊愕的是城墙上还有烽火台、瞭望哨、垛口……着此情景，我赞叹不已。据好友介绍，临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就攻打过临涣。伍子胥、曹操、太平军、捻军也都相继在这打过仗，屯过兵……听好友绘声绘色地讲解，我不禁在想：2000多年前的临涣是个啥样子？历经千年以上的沧桑与战火纷扰，风采依存，那当年的临涣一定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古城池！

临涣共有8条主要街道，道路两旁建筑虽有些破旧，但仍能从中品读出明清建筑风格。古色古香的文昌宫，始建于唐代，后经多次战火毁损，屡毁屡修，至今仍散发着浓浓的墨香气息。据说白居易曾游临涣，在文昌宫吟过诗；孟浩然曾在文昌宫留有“笑语同今夕，轻肥异往年。晨风理归棹，吴楚各依然”诗文。

离开文昌宫，我们又游览了城隍庙、慈云庵、禅阳寺、山西会馆、基督教堂、凤凰台、观景台、点将台、播花庙等名胜古迹。在这座千年古

镇漫步时，好友一边介绍着临涣的历史变迁，一边还时不时地穿插讲述一些在当地盛传的许多历史传奇故事。诸如：姜子牙作法飘移相山庙，南北朝陈庆之夜袭临涣，河神柳展雄解救苦难百姓，四女化松敬庙……

逛完古镇，好友领我走进一家在当地比较有名的茶楼，名叫“南阁茶楼”。据说，这家茶楼已超过百年历史，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字号。

茶楼门面不大，装饰简朴，墙壁被烟熏得黑乎乎，一张张老式茶桌，一条条木凳子，坐着一个个老人，只见他们叼着老式烟袋，边津津有味地喝着茶，边眉飞色舞地聊着天……茶楼早已客座满堂，生意十分火爆，要不是好友提前预订，恐怕就得等到个“翻台子”的机会，才能有一席座位。

听好友介绍，当地茶馆一般每天早晨五六点开门，晚上十点多才打烊。许多老人一大早就赶来喝早茶，有的来喝下午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的一坐就是十来个小时。一壶才一块钱，价廉物美，他们边喝着茶，边吃着小吃，边聊着天，边听着“淮北大鼓”“评书”“琴书”……天天生活得有滋有味，其乐无穷，真是十分惬意。说话间，两壶热茶、两个茶盅，就摆在面前。我顺手倒了一盅茶，茶色黄黄的，稍稍喝了一小口，茶味淡淡的，入口甜甜的，闻着香香的，回味无穷……我好奇地打开茶壶盖，一看泡的茶，都是一根根茶梗式的。我好生纳闷，不禁问好友这是什么茶？好友却让我猜，我猜了半晌也没猜出是啥茶叶。他笑了：“不是啥名茶，就是粗茶！”“粗茶？”“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六安种植的一种植物叫红茶棒，这种茶经临涣一打造，就成了棒棒茶。再经这儿的古泉水，那么一沏泡，就有了特别绵甜的口感。春生津、夏消暑、秋提神、冬生暖！”

茶水茶水，往往水的作用胜过茶叶本身。在雨水、河水、江水、塘水、溪水、湖水、井水、泉水，还有经过加工的自来水、纯净水、矿泉水等等，茶与水最完美地融合，当数纯正的泉水，口感自然便是妙不可言，临涣有得天独厚的四大古泉作支撑，故而这儿的茶更好喝。

听好友一番精彩的讲述，我心中似乎有点明白：为啥临涣棒棒茶独领风骚几千年，其根源就在于临涣有得天独厚的一方历尽沧桑古朴的水与土。

屋脊山观云海

姜涛

皖西霍山，有山名屋脊。三面环水，青脊横卧，拔地六百余米。此大别山余脉，静默于日月轮转间，吐纳着亘古未绝的自然之息。

我尤钟爱春雨初霁的屋脊山。此时登山，恰逢其会。破晓时分，踏露而行。雨后泥壤，幽芳暗沁；道旁山花，含露窥人。穿行于碧玉琅玕般的竹海，恍入翠微秘境。及至岭上，云纱漫卷处，野杜鹃灼灼如火，于氤氲中烈烈燃烧，恍然惊鸿一瞥的仙踪。

巍巍山巅，极目四望。群峦如苍龙蛰伏，脊线逶迤，勾勒出天地间最浑然的轮廓。山下平湖如鉴，薄雾似轻绡，丝丝缕缕，在幽谷间流转飘荡。春光如醴，倾泻于万顷翠微之上，生机盎然。造化之手徐徐展开一卷秘藏的丹青，令人心魄俱震。

倏忽，一缕金芒刺破云幕。山谷中慵眠的晨雾，骤然苏醒，于霞光中翩然起舞。顷刻间，云涛舒卷，沧溟翻涌，巨浪排空，拍击着黛色群峰。千岩万壑，在雾霭明灭间浮沉聚散。那云，时而聚作素练垂天，沿峭壁奔泻直下，轰然成

瀑；时而又散作游丝飞絮，若轻烟，若幻尘，在山脊林隙自在穿行。观者不觉神驰，恍入“瀑布风前千尺影，无边波浪拍天来”的磅礴之境，感天地之伟力，叹自身之微茫。

当曙光彻底漫漶开来，宁静的河面顿生万千浮光跃金，涟漪轻漾，粼粼碎影。水波之上，流云被晨曦晕染，洒开一片酡红醉色，恰似九天霞落凡尘。远山、近岭、竹涛、田畴、村落……皆被这轻纱般的云雾温柔环抱，倒映于山水之央，虚实相生，如梦似幻，人间何曾有此境？

旭日高升，金光泼洒层峦。云海尽染，流光溢彩，宛若造化挥毫，以苍穹为卷，绘就一幅瞬息万变的瑰丽长轴。波谲云诡，为屋脊山河平添无尽玄机，涤荡尘心。

立此屋脊，松风入耳，云影栖肩。遥瞰万里河山，千峰竞秀，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尽摄天地大美。每一次没人这浩瀚云海，仿佛此身如寄，魂归天地之庐。心神沐于澄澈，汲取着山川的静穆与雄浑。细聆草木私语，流水清歌，共享天地间至深的宁谧与芬芳，胸中块垒尽释，只余一片朗朗乾坤。

一千多年前，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回到了梦牵魂绕的故乡。故乡的孩子们根本不认识这位曾经为他们的家乡争得无数荣誉的老人。对此，这位老人无限感慨地写下了：“小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千古名句。这里不用我介绍，大家都知道这位老人就是唐朝诗人贺知章。贺知章这位唐朝诗坛大咖，曾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官等职。36岁考入进士，在外打拼了近50年，在86岁时主动辞官回乡。临行时，唐玄宗为其赐诗，皇太子为其举行一场隆重的送行仪式，到家半年便离世了，圆了他魂归杭州故里的心愿。一个人不管你年轻时候走多远，飞多高，尊贵富有也罢，穷困潦倒也好，到了晚年仍然想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故乡情结，几千年也改变不了。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叫项羽，另一叫刘邦。他们两人先后一个称霸，一个称皇。这两人在夺取天下过程中，谁也不服谁，视同水火。如果你仔细研究会发现，在这两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项羽在攻入咸阳灭了秦朝后，有人建议他就在咸阳建都，认为咸阳是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项羽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他说：“成功了，不回故乡，就如同黑夜里穿着新衣，有谁能见到呢？”他果断地放弃有着天然建都优势的咸阳，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彭城建都，实现了他衣锦还乡的梦想！

那么刘邦呢，当了皇帝之后，虽然没有像项羽那么衣锦还乡的直接，但是，他也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了他的一方水土。不仅免除了家乡百姓税赋、徭役，而且还是世代免除，以回报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养育之恩。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阔别近十五年之久，他回到自己家乡，与乡亲们开怀畅饮十余日，仍不尽兴，又在外逗留三日，方才依依不舍离开。他那篇著名的《大风歌》就是在与家乡人民欢庆中有感而发。

600多年前，凤阳一个讨饭的叫花子，经过一路拼杀，登上了皇帝的龙椅，他便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小时候他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和有钱人的善待。但他当了皇帝之后，仍然心念着自己的家乡。他使用自己手上握有的权力，免除了家乡人十年的税赋，后来感到十年太少了，又改为永久的免除。为了提高家乡的政治地位，还把凤阳定为中都。使凤阳的政治地位、历史文化积淀、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飞跃。

据说台湾有位老者，死了已经50多年，至今未入土下葬，他的唯一心愿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抗日名将孙立人去逝三十多年，至今未入葬，他的后人向有关部门申请，要求回自己故乡庐江县安葬，这是孙将军临终前唯一心愿。在台湾，像孙将军这样身死客乡，魂归于故里的人何止一二？古代战场上的将军，不幸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要回自己的故乡；效命朝廷的官员，如果死在任上，千里抚棺也要回故乡安葬，这就是故乡无限的引力。

故乡这根无形的线不仅牵动着无数帝王们的心，文人墨客的情，普通人群又何不如此呢？故乡情结似乎并非人类独有，在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据说狐狸在正常死亡时，头部一定会对着它们的出生地；大马哈鱼出生在淡水湖泊，成年于大海时光，等到产卵时，它们不惜跋涉千里，冲破重重阻碍，有的半途就被灰熊捕食，有的力竭而死。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它们奔向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的信念。待到它们产卵之后，生命也就此结束，然后用它们腐烂的身躯喂养下一代。它们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完成生命的轮回。它们的这种行为，谁又能说清楚不是受故乡这条无形的线所牵引呢？！

人这一辈子，年轻时故乡藏不下身躯，总想出去闯荡世界；年老时他乡留不住灵魂，总想回到故乡。外面世界无论多么精彩，落叶终盼归根。

行走